咫聞錄

聞錄卷六目次

咫聞錄卷六

慵訥居士著　　冶垠山人定

蜂幻

陳內齋幕遊練水有友人貌如子房與予偕同赴省舟次長樂縣境水淺舟滯悶而就枕忽見三遊蜂張翅撲面手揮不去因思時當小陽之春蜂出採花誤入吾舟已迷路境用扇驅出篷牕須臾睡去夢見舟尾坐三女一衣黑年三十

許一衣青年二十餘一衣黃約十六七齡俱娟麗端好幼者更覺嫵媚黑衣女向青衣女曰姊來吾心安矣然爲此弱息尚無所托終日爲憂姊獨我物色之青衣女遂商於陳陳笑曰老夫髦矣豈堪爲東牀之選乎對曰先生年高德劭何敢以兒女之情冒瀆尊顏緣見其少年英俊願托絲蘿矣翟麼麼未便唐突敬求先生一言以爲介紹藉執斧柯陳笑諾之商於友友薦青

衣女心早躍躍欲通一語未得其便一聞斯言
喜出望外曰正所謂嘒彼小星三星在戶也第
以舟狹侍從人多奈何陳轉覆之黑衣女曰既
嫌舟小蝸居不遠可屈賁臨既承金諾一切鄙
著皆吾責也今日吉照臨庭即屈光降陳慫恿
友人冠帶往黑衣女對青衣女曰當請陳先生
同往此間俗禮婚嫁事必擇老翁爲壽星名曰
祝遂令陳先生鬚眉皓白會逢其適乃天作之

合也青衣女邀陳同至一竹林中房屋高敞外有小屋數十間圍繞正宅張燈結綵鼓樂喧闐俄而黃衣女華妝出陳爲贊禮同拜花燭送入洞房陳出見廳上設筵排宴黑衣女曰承先生盛情完小女大事薄具蔬餚聊申鄙意請先生上座青衣女托盤持酒黑衣女執杯進獻後指跪謝退門外乃女流不便陪席請勿見怪陳曰獨酌更妙乃退然出一餚必青衣女托盤黑衣

女親進陳僉其禮甚恭餚亦整潔乘興而飲不覺天已曙矣友人出曰昨宵以燕爾之新竟遂商山之皓乞開恕陳曰到日定催斑鬢白歸心時趁拗風船子在此吾先歸矣友曰吾以作嫁衣裳安可戀此溫柔之鄉忘却青山之靠吾將攜女同往復進內商確於女女轉告其母不允出謂陳曰宅倚舊山歸未得心期流水向誰彈女聞此言亟使青衣女邀友進女私謂友曰郎君

前程遠大何可以妾故廢公願背母偕行甫登舟母與姨追至互相誚讓正在喋聒間篙師努力爲舉號起陳倏驚醒情景猶在目前笑問友人情夢相符回首見舟中一蜂誹其妻於友幃中少頃二蜂追之而去時予坐船頭聽滄浪聲睹蓬島色陳與予兩人同夢眞奇也予其誌之

土地放火

粵俗尙鬼凡狹巷短街建一小廟扛石焚香以

[illegible][illegible]地西隆州城傍石倚山有土地祠自嘉慶
四年兵燹後添建營房將祠移置倉底隙其基
有居戶在廟基上新蓋瓦房將遷居焉忽於居
之舊居草房起更時有人撒火進內居有妾驚
喊鄰壁集視果有火滿地四處尋覓並無人蹤
次夜亦然以致哄動一城居疑妾有姦情密糾
暗守忽有紅火撒進見一人只着藍褲赤身奔
逸追至山上火藥局旁見撒火人入滿羣卸下

溝搜追則無營弁等以藥局為慮帶兵上城圍巡仍見撒火居房間燬齊追而赤身之人又奔入藥局溝內圍搜仍無由是過夜營則率兵守城民則點燈守街更深火撒其房頂上沿燒鄰房喧言城中出怪紛紛齋醮以遣之眉想非怪必以廟基造房土地不依顯靈出祟次早鳩工拆屋移造城外乃安夫土地為一州要緊之廟安居有年原不應移奉倉底是褻之也褻之有

不怒乎然他處未必有如是之靈茲其靈也亦由粵俗尚鬼故耳

兩世緣

王某甘肅人失其名父早喪母撫成立勤誦讀數年生一子善經紀家亦小康雍正年間鄉會聯捷授湖北縣令未到任而卒其母痛悼家有書樓不忍登視下鑰而扃閉焉晨夕至家堂前炷香而泣二十年如一日一夕夢白衣大士曰汝

思予切矣吾當指示下月朔旦由東門外從旅店中乘黑騾而來經過爾門者即汝子也次早告媳等曰予老且病事多健忘昨晚之夢明明記憶是蓋神憐衰邁故指示之遂述夢中之言令闔宅暨諸甥至朔旦捨棄他事振衣倚門而視日午果有一壯年策騾前驅而來將至門童子見之報驚喊者丹自扶杖牽衣大哭失聲不能言李大驚隨行五六人認以爲强丐索錢大肆

吆喝示以欲毆之勢李鄉其老而叱退之問曰
子之攬馬者何故老嫗淚而言曰請勿驚我有
一段疑事乃神指我非出己意也日已昃矣寒
舍聊可停驂當詳告之李下騾入門見屋頗精
雅恰似熟遊之地知非貧而無藉之家也登堂
揖老嫗而坐之老嫗呼指幼婦稚子曰此予媳
也此予孫也予子某忝膺甲第選授邑令未赴
任而旋亡只遺此一子予素誦高王經念子甚

切欲見無由菩薩示以今日可見今鸞驅而來情形悉如神告故攬輿耳瞻尊顏恰似某子故悲切耳現令家中肆筵設席相待李睨視而想因問曰左邊有小樓乎盍啓視之開戶則塵封數寸拂拭淨潔隨手取視得課稿一冊閱之乃王某中式程墨也時藝試帖題目一一皆同李作因思我身乃王某轉世之身也對老嫗再拜曰此予前生地也母應我事媳即我妻孫即我

子但已隔世不能再還故土今以伯母稱母以
嫂稱妻以姪呼子某已徼幸鄉榜今北上倘能
如前生之聯捷銓官得地當遣人來迎後聞春
榜中魁出爲山西太和縣猶恐仍蹈前轍不旋
踵而殤初寄銀照應及調府谷等縣方將前生
母女妻子接同至署認爲表親此眞奇事也李
公有詩云移花接木亦天然今日團圞先後全
前屬王家今屬李不知此去作何躔夫然則人

之生也必有所自矣吾曰不然凡人之顯榮高貴以及學海淵源者自具夙慧大禍滅身傾家陷族者亦有陰過其他生生化化乃天地自然之理耳如必以生也類皆有因現見生齒日繁則一人之死也即分其靈於三四人而生之亦未必有如此之多也此亦關乎盛衰之故而已勿以此事而拘泥夫陰陽之道也

兩世人

余聞中州李參軍言其鄉有胡姓者文頗佳鈍於試年逾三十尚不能搏一巾時屋旁有大橋一座乃通衢要道往來行客不少船隻不絕年久橋圮胡起意修之於是設簿標發歲餘竟無一人願樂從其善者胡忿怒曰此橋不修必遭大害吾既倡義不能因衆人之不樂從而止之吾尚有地數十畝鬻而修之以完吾願於是鳩工構料竭力葺治橋成而家已傾矣家有妻子

三人始猶可以餬口繼竟朝不保暮時至炎敲一夕擕席至橋上臥而納風自思天道難憑吾修此橋一家將作餒而之鬼而狠心鄙嗇者反得享倘徉之福先人所謂果報不爽者何在正思想間不覺朦朧睡去忽有人持刺相請郎上轎去擡至一大衙門見有一戴團翅紗帽穿元色圓領者揖而進之胡隨行至東廡彼推小門拍胡肩命之曰汝胸中自作主張切朔亂言恍

惚間魂人臥病少年身中見牀外坐一中年女
子牀裏坐一少年女婢胡不知何地亦不知何
人意欲相問因悟戴圓翼紗帽之言只可靜以
待動逾時有報外老太太前來問好些否忽又
報外老太爺進問可爽快否胡俱不應又報老
太太過來即摸頭細視問昨晚病勢若何忽聞
請少奶奶們迴避老爺陪醫生進來退出擇帳
坐而胗脉曰今日少爺脉有起色恭喜胡乃知

魂入於其子之身也胡魂在此而胡之身死矣
次早胡之妻子見夫不回往橋上視則身已僵
矣祖栝髮躃踊而泣竭靡籌棺殮埋胡亦不知
也胡至次晚假作糊塗之狀因問二女子曰爾
等何人一在牀邊一在牀裏坐也牀邊女子曰
吾乃子之妻也指牀裏坐者曰此乃子之妾也
二人咄咄以爲病重極矣連妻妾都不能認兩
俱淚下如珠胡又知二女乃妻妾也閉目睡去

三更胡欲食二女即喊孛鬟以粥進之蓮曰醫來胗視稱病無妨矣胡問醫生可食何物醫曰病初醒食當慎清得宜厚難運胡曰吾思羹胾以滋養醫曰少食則可誰知胡因數日耐飢而餓並來病後加餐也故逢飯時胡貪啖二女子常常阻之迨病瘳後胡出署閒遊見大門匾乃知府衙門始知作太守之子也此乃修橋獲報使我享安閒之福前之帶我入門吽胸中自作

主張者必係東廚司命也我已安矣但不知家中妻子若何每憂慮時形署中人咸曰少爺病後若有心事而官與夫人恒相勸曰我只生汝一子在此做官何物不有何思不得子有何慮寧身上復有病未除乎胡曰無一日胡問家人曰署中爲何並無書房家人目前因少爺不肯讀書老爺恨而拆之衆皆以爲病後失心也當須藥療胡對太守曰父親我欲讀書太守喜極

即命修整書房延師教之師出題命作文胡半時而成之師視之居然名作師對太守曰公子乃大器也吾才不如望另擇名師以教太守以并未讀書何一旦豁然貫通也疑有勦襲出題面試文情文體迥異尋常師固辭乃去太守托人訪師胡曰不必延師所有詩書見自讀之逢文課期太守命題面作無不精佳遣送回籍應試即採閱泮之芹旋赴鹿鳴之宴太守大喜返

署北上與以盤纏千金胡欲二千太守如其請而與之胡召貨僱前行繞道而至舊家入門登堂無有認之者謂子曰吾乃爾之父也其妻聞之壁隙窺望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胡歷敘前事妻猶心疑胡曰我書房廚內有某稿一部某某稿內夾有某文殘篇某詩某首汝可往取之對則眞不對則僞妻開廚檢之悉如脗合于是兩下大哭胡曰吾不能再還家也

有銀千金付汝以爲養口之費若能博取功名
當助汝成家後果連捷銓授外任年寄銀兩回
家竟成巨富吁天地機關非人所能料也天欲
報胡之善不使自起其家而必欲借太守以起
者何也蓋是太守非不善者而年巳老矣絕其
嗣不能復生胡以咿唔之人僅能糊口焉能起
家於是致其魂于太守之子庶幾太守有嗣胡
得成家由是知巧莫如天矣

王姓

近俗喪葬必延有爵位者題木主以爲體面且爲大禮山左王姓人多狡獪家暴發乾隆年間遭父喪葬之後三日延同姓貢士某爲大賓過墳山點父木主又延儒者數人作爲副賓共執其事親朋畢集鼓樂喧闐禮生邀大賓至公案登座孝子跪捧木主副賓執而啓櫝只見三寸黑物一團家於大賓之身亜無木主大賓驚立

物墜於地拾而視之乃一半角陽具也太宰怒曰子以角先生作令尊壽乃戮父乎抑慢客乎戮父之罪固大慢客之罪亦不輕矣王見木主變爲角先生亦不敢辨惟有磕頭求恕山鄰聞異而來觀者蜂湧而至忽有一人擲一布包小物于王之頭檢視之則婦人脚帶纏裹甚緊解開即其父木主也衆皆駭然不與懷斥各視友亦皆散究其禍從何而起也先是王之妻有

妹美而豔適鄉閭李門年餘而寡王心愛之往
其門恒以褻言挑之妹君無間亦不加斥惟其
不斥也而王之癡心未已一日妹倩王代沽衣
布王喜不自禁自往肆售之陰以陽具包藏於
內以試其心令妻交送妹回家開布秉尺量之
掉出其物深恨曰姊夫必起不良計圖壞我名
節恨已極矣吾不能舍之必有以報至葬而一
日備香楮往弔候靜寂時暗啓其櫝將其父木

主易以所送陽具而歸告伯叔曰姊夫無禮吾已將計就計以報之矣今有一物包裹已定毋開視請送至王之墳上于衆耳衆目間擲之看其舉動再來知我其人回述以前事曰吾之恨釋矣後閻王愧悔羞忿鬱悒數日而卒至今傳爲話柄夫王之乘機而送陽具者當其時心喜得計誰知即以陽具爲父較之忤逆其親者其罪尤甚無怪其死之速也禮云一舉足而不敢

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古人之自持何其嚴也今欲污人名節敗人門楣是已忘己父母矣直至大辱其親悔亦無及世之狂悖無忌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一言害三命

昔有一言而害三命者乃乾隆年間温州事也君家有二子長已納媳少者年亦成人似凝非凝時值天暑酷熱汗如雨漿腥臊難聞日已轉

西其嫂閉門沐浴自玩自耍以湯潑陰戶隨潑隨說曰喫開水喫開水癡子聞其聲由壁隙窺之見嫂之在浴盆處樂也洗畢開門而出癡子兩眼迷離對嫂哂之曰嫂嫂喫開水其嫂忸怩面色如赤即回房坐而思之今日浴癡叔能覷雖與某苟合安知彼不從隙處見乎癡者胸無經綸苟一隨口說出醜來彼爲無忌吾將何以作人乎不如先尋死路以掩其醜遂臥牀不起

呼之食詐言有病其姑命婢進以粥亦不食詰以何病癡子又突然曰嫂嫂洗澡喫開水姑查知其事進問媳曰聲想小叔之窺爾浴乎抑浴時自風乎媳不應出責癡子又慰媳曰此乃閨中常有事癡子何知吾已責之矣不必以此介意詎知當晚縊絕次旦驚覩報于其父母之家開之飛奔而至號跳大哭曰必有致吾女自縊之由當實以告我婿不在惟向二老是問翁姑

答不知情卽以拳擊不得已吐露實情愈增其怒曰此乃嬰憐小子之言也必爾子褻語調戲致嫂羞忿自盡卽欲鳴官親戚咸集勸解與之言和許與田三十畝厚葬其女乃已翁因喪其媳破其家終日自歎而子又返家朝夕哭妻廢寢忘食老翁憂鬱更甚曰何遭家不造乃爾也吾素享上八之福安閒過日今老而顛連若此不如速死之爲愈也至夜潛出後門投水而死

其妻起不見夫曰何出行之早也至晚不回差人往尋無踪越三日屍浮水面撈之始知其妻不依趕至媳家大加吵鬧對其父曰爾女之死自盡耳並非有人毆之有人逼之吾兒癡已久矣若个不知癡無情欲其能調戲人乎爾訛我田致我夫破家而死我亦不願爲人矣與之決生死于公庭遂抓其鬍鬚而牽之同行媳之父畏其兇勢願退前訛之田田巳退而女之姑更

加横逆尋畧其女流莫敢與攖無奈亦挽人勸慰斷送喪葬皆費女姑曰如此豈足以尉我心乎乃議照樣送田三十畝女姑歸葬其夫媳父曰吾平日從未受人訛詐今遭悍婦訛去心實不甘吾欲控之于官乃我訛在先法必加之我身若忍受之冤從何釋與妻商曰吾將懸之彼門爾即報之于官其家拆矣其妻曰禍由自取子甚之而人效之木已成舟棄之而已人生世上

焉肯以身殉人乎且事近圖賴譏議難泯卽死亦不能瞑目不如順守爲妙其妻防之亦密一日有請赴宴者欣然而去至三更不回其妻遣人往接設宴家曰不終食而歸矣急使往看死女之門夫已懸首于梁而屍身隨風轉搖矣其妻不能不報之于官官未驗而兩鄉父老曰彼以死而訛此以訛而死一死一訛一訛一死訛無盡而兩家性命不旋踵而盡歸烏有矣某等

不可坐視當爲之公平調處以全兩家之命于
是令死媳者之家還其訛出禁發門懸首之家
不許再起硬蔻出具悔詞赴縣攔驗官爲取結
立案各無翻異焉甚矣言之不可不愼也記曰
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內言者閨中處
樂之言也外言者游民調戲之言也蓋婦多愚
昧而所重者在羞無羞便不成女矣是婦也以
自己處樂之言乍聞于外卽能愧悔雖有收行

之事倘爲可取之婦而其父卽揚女死以圖詐

心術不正無怪亦受人訛而造于非命也其事

本奇吾之截此者不可以其奇而笑之當咏其

所以取禍者刻刻爲鑑焉

情格

謝有毅黟鄉細民夫婦勤謹其兼人之力工作

恒倍於他農以是富家爭致之三十餘年仔積

工資二百餘千生子二長曰發次曰順均已成

名分錢百餘千娶妻鬻田耕種自食其力恭事親至孝謹守田園順日事飲博數年將分析之田祇餘其半又輕聽婦言乖離骨肉日與兄詬誶無如父母溺愛小子並不斥其忤兄之非亦不教以敬兄之道順得藉此强佔兄田不遂親命父母不能爲左右袒任其與訟多于官亦以田土細事不與訊斷嗣父母相繼病殁順益肆横頻頻訐控一日恭路遇黄二手攜鮮菌一

饉恭足素弱步履維艱蹣跚而行黃二先行售於順之門順妻見菌肥嫩可愛喜檢置之檢摘洗淨庖烹擱於几上方欲舉箸聞恭入門順遽起藏匿恐兒見此佳味欲共啖之恭曰我見黃二擕菌來此我至石橋上見人擷摘已盡余因病裹足不前暫坐憩息見草中熱氣如煙騰騰而上土中蟥螭糾纏乃黃二原採菌處也倏而笑起白菌數百莖因其異而曳手移步觀之有

一鳥稍蛇蟠屈於旁張口吐沫流涎結成也余兒黃二來此傾筐而去莫非弟家買此菌乎當速棄之雁妻聞言將熱菌用銀簪試之果黑又試以白蒜燈草亦黑遂以菌傾於地湯流處土爲之墳順夫婦乃極口謝之又逾數日恭往田間荷笠耔耘見路上古木一大蛇懸於枝間俄跌於地宛轉盤旋化爲巨鼈時有漁者過而獲之攜入市恭思吾弟貪食鮮庖見之必買也急

趨而至順宅見釜蓋內有物纍纍如珠兒覺有異順亦為之毛戴恭問何物順以鼈對恭曰鼈又不可食矣我親見此鼈乃蛇所化食之恐傷其生不如先將一鱉與雞犬食而試之順妻喚犬食嚎嗥而斃雞啄亦隨立化血水順曰葉底驚聲跡茲雁影悔慨交矣相與泣於中庭跪於恭前曰弟行無忝皆吾兄再生之德也兩救危命心雖圖報兄之愛弟若此弟寧同木偶乎他

人雖稱至交未必有如此之關切也弟兄能和睦於家庭父母得安寢於泉壤吾當悔此訟以息此案也由是友愛如初夫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雖爲物欲錮蔽能格以至誠則昧者復明世之人當以恭之待弟之道奉爲圭臬雖鴞鳥破獍亦可化爲馴鶴攸鹿矣

敎子

懷慶多遠商父攜子子攜孫使識經緯可拔其

業而天下市鎮之大者莫如蘇州無物不有無客不到昔有懷慶人作客於蘇州者已二世矣至髮蒼蒼而齒搖動搖了而家其子年輕心逸見蘇妓之豔糚喬扮上攝其魂與之親近玩狎不顧已家終日纏綿流連而不歸其父悉其情不加訓責去銀不少不如姑若居之半年貨已售盡與各號盡數歛銀將次還家謂其子曰吾與銀數百汝於愛妓處照料一番彼欲衣須如其

法以成之彼欲養須如其口以與之使之長恭
凝情勿令過後譏議焉其子以爲父之恨其化
消也低頭不敢閉口父曰非憐此財而出此言
也正以造就爾作客之才也即與子銀數百其
子取銀爲妓成其衣妥其家聚宿三宵并以父
待情形一一告妓妓曰何時可旋曰半年耳妓
曰我今得子不復接他客矣添與百金當閉門
守汝回來其子諾之而歸父曰銀可敷乎子曰

尙須百金父又與之曰過五日卽欲起程與妓多住幾宵吾當整治行裝候汝同往予又往妓家與之銀告以行期妓卽淚下似有不忍分離之意治酒餞別留住五日彼此大哭而散父已上船候子開行出鎭江次金山其父開篋取敝衣殘履與子穿之令其轉至蘇州仍往蘇小之家子瞪目趑趄父曰吾非恨化銀而逐出也亦非欲出子之醜也子於此可識世道人心矣子

不得已而上岸父曰見妓言在楊子江遇風破船失水遇鄰船救起父之存亡尚在未卜勿以實情告也子如父言至妓家其守門者阻不容入與之相嚷妓聞聲而喜以為不隨父去在蘇坐庄守貨也令其進覗藍縷異常面遂變色訴以失水情形妓亦不聽令僕驅之不得已而至停貨銷售之行亦不收留遂出街而走遇一他行熟認而不深交者曰某柏公去未幾日何落

魄乃爾也具以遇風破船告其人郎留至行易以衣食以飯贈以銀而囑其尋父歸告於父曰今知世態炎凉矣妓之愛我者圖我財也行之媚我者藉我之貨以厚彼也吾知豉矣古人云患難見朋友洵不差歟吾知擇人而友矣後至懷慶父曰吾老矣不能遠行子可自作客矣命子裝貨復來蘇即投雪裏送炭之行而絕錦上添花之匯妓知其前之受難而來者乃裝以試

我也悔無及矣由是不能誘之以色動之以情一心向業致富巨萬而與衣與食與銀之行亦漸成富有矣夫人之成器也必閱歷而後成世之教子者何徒以嚴酷爲也嚴則祇能謹於一時不能絕其將來惟隨其情而導之初則以我之眞情而合其假情繼則以我之假情而破其癡情則假者還眞方能守其眞於不失矣若懷商者可爲善教子矣

偷嫁觀音

越人有一妻一妾其妻老而妾多病思欲再娶一女以爲遣室常與人言能與我作伐得一美麗嬋娟願出重價以納媒禮里中有一矮婦黑如熟藕肥似東瓜身不滿三尺人皆呼爲矮婆專以媒合爲業能使女之矢志不失者改其心以身分自重者願爲賤其機械變詐令人莫測因聞若人之欲娶妾設計以騙之隨于十里外

村中有一絕色閨女與其父母議迎送銀十金假作影子移藏他室邀若人過覗若人見是女之姿色出衆心極歡樂問價千金許銀五百矮婆串出歹人作爲女父至師姑庵立劵交銀擇日迎娶先期三日忽稱女昨病瘧瘧病不多日而愈求緩期病少瘥乃娶若人愛憐此女許之至期又遣人來復請展限矮婆不依曰彼女實以爲妾並非聘以爲妻不能再限時日吾當往

說迎回以完其事去未幾而返曰事不諧矣郎備船吾當糾人往搶若人從之買船兩隻矮婆邀健徒十餘人至夜前往將近女家矮婆令娶妾者在船停于僻處等候自帶健徒上岸奮往直前至三更見健徒抱衾捲人而來安臥艙中矮婆囑曰正在發瘧切勿驚動俟瘧退神清彼自醒呼爾可開衾照應某等在後船跟行若人依言靜坐船中默默伺候若賣油郎之事花魁

將次到家女寂然不動亦無抱病聲氣用手摸之一面冷肉硬疑爲已死急取火燃燈燭之乃一白面木頭觀音緊呼矮婆艙後舟子應曰他船在後當停舟待之若人曰有此奇事竟以觀音嫁我爲妾也惡亦極矣俟其來而與之拚命誰知候至曉口飛騰不見其來心慌意亂思以載回非特受人取笑且以褻慢神靈衆皆不依傾央船友囑其停泊冷巷重送船銀自即往尋矮

婆誰知矮婆各分贓銀躲開異地覓至十餘日
並無踪跡而矮婆乃一孀婦並無子女弟姪可
以跟追不得已四處到庵堂寺觀挨查失觀音
之所冀倘當送歸座查至某村師姑庵內有觀
音立像一座某夜被人偷去是庵門戶素不謹
愼因失觀音而防範甚嚴不能寂然進去若人
無法將實情告訴師姑姑艴然不悅即欲喊同
十方紳士與之理論若人着急願送銀十兩師

所訛得銀三十兩約至夜靜接進安置正在杠
擡士船之際又被赴宴醉歸二人看見立卽喝
住曰庵內觀音因何在於河干將若人捉獲追
問緣由嚴詰師姑盡得其情醉者曰吾不管汝
之受騙也慢神有罪子願送官願受罰乎若人
曰吾願受罰醉者命師姑邀請十方紳士公議
罰花銀百元以爲修理之費其事乃已後若人
往鄰邑探友途遇矮婆挫與理論矮婆曰世間

美婦人寧有若觀音之可愛乎養妾傷財不如
供佛延福吾之騙正所以教爾同心也此事私
言之我是騙官言之我必言爾見女之美欲我
說合通姦也是女乃殷實端家之女父乃體面
著名之人若令知之彼必控告且是晚寫書受
銀着並非伊父賣姦何妨言爾假造爾有幾許
家當恐不能抵此一塲官事我係單身女流不
過吃些小苦我不犯姦官亦不能加以杖責銀

已化消從何籌還不如認作晦氣爲妙若人聞言低頭歎氣竟聽其去吁富者當守其富雖云逸則淫既有妻妾已可供其慾矣又復思國色天香無怪人之乘機而圖六銀之外又受訛詐是眞妄人也矣余故載之以爲好色者戒

秘戲圖

關中馬振近時畫家之著名也善工筆一時風氣凡饋大禮必有秘戲圖册而馬振之所畫

者即景生情能窮閨閫中之媚態極其微妙喧傳一時其値增至六六之數二十日乃成一册馬振以工之省而値之肥喜盡之人以振之名而工之佳亦向求之於是日夜摹寫兩目成瞽夫藉鼠毫以養家者全在於目目盲而筆停筆停而家危矣心焦意亂醫治不瘳朝夕禱神齋戒沐浴詣壇扶乩批云名號丹青品至淸如何穢筆繪淫形戕人以色人知戒滋慾焉能不嗜

請馬又求曰嗣後當痛改前非井勸友人亦不繪秘戲圖矣求神救之又批云子非害病瞎雙睛藥石何能挽此盲七七靜修斷外慕雲收霧去月光明焉乃設壇靜坐亦學扶乩朝夕運煉坐至四十九日前之不知朝暮今見往來人影矣乃懸手舉筆筆自能動初則滿紙畫花復靜坐月餘一日懸筆試之見筆滾滾飛舞作圖一箋數千圖乃已次日又試之又復作圖數千遂

試十八日目竟明視之乃天神天將之像也其眉目頭面手足身體盡是圈成而且一筆到底並無粗細頓鐵筆也即自描名手亦不造於至極是蓋神鑒其悔過遷善之誠而特降其壇以圖之使之凜乎不敢再犯從此焉振不圖淫形不談淫事年逾七十尙可不用瞹𣉙焉予曾親見其神畫并親聞其所述前事書之以爲畫家喜繪秘戲圖者戒之焉

妓報

珠江多妓浮水而居簪花抹粉紅袖倚樓異容舟行過此者見翡翠掠波鴛鴦棲露莫不為之心動神移焉然而苔砌雖厚雨洗即空前為石崇今為黔婁將不知凡幾是妓猶盜也盜則明正王家之刑妓應墮於亞鼻之獄亦天道之循環也昔有沙面阿扁寮妓名銀喜者嬌豔出衆歌喉遏入門花爭豔者滿於珠江而得親其一

宿之臂指者即為萬幸于是君入與以四金彼人又與八金總欲是妓之惟我獨親而後已然彼喜因愛之者多即十倍其價處之淡然應接之間亦不以厚薄分其高下以故彼家喪命之孽多於他妓一日炎暑在船休浴忽有一蛇從艙中出遶至浴盆圍繞其身銀喜急而喊之俟舟婦進艙而蛇已從其陰處入即時眼直牙緊裸身斜倒口不能言是婦用力拉之不能出又

吳涵有力者拉之亦不能出其分寸死之日恍
如生成一尾買棺與蛇同殮此真奇事也後聞
有一客心愛銀喜日費數十金以凑其趣而竟
不得其桅紓情銀壽人亡臨終時猶呼銀喜人
曰此蛇即是人所化也予曰然夫精結而爲神
邪結而爲魅彼生前情種于妓死亦靈附于妓
予壯年時爲公事進縣見有人荷菜而入公庭
置之公堂將菜撲出見有兩頭一男一女皆少

年也而女之頭兩耳猶帶金環值堂者問之稱以殺姦旁有一人說情之所種者死不能解可試之若人即提一男一女之首入於水缸一頭面向東一頭面向西離水三寸挈其髮而映之須臾男女頭皆轉而爲對面矣歷試數次如前此兩情相結而然也今若人之情朝夕在妓死肯忘此妓而安於泉下乎故謂蛇即若人所化者亦想情度意之言也

吳興仲子

河北吳興一巨族也有分居外邑者有移居郡城者雖星散展移而相距不出百里外邑者丁繁族衆郡中者祇伯仲二人其伯者食廩仲者充吏每逢科歲兩考外邑來郡應試即僂伯仲家族情咸爲敦厚而仲者倍屬殷勤某年試畢仲治酒延族衆曰某自廢書作吏以來積貲約千金有餘今行年四十尚無子嗣久有歸鄉依

祖之心以全木本水源之意有銀數百懇乞購往代置莊田我願自耕自食不願再作刀筆吏也衆以為能棄臺榭之依而棲烟霞之寂其志可嘉欣然從之嗣因其妻有娠又將數百金交妻攜赴新莊先居焉仲在部清理公事辭退而行伯見其急流湧退深以為然而仲行囊僅剩三百餘金道經某鎮見人擁簇簇擠街塞道車不能行見一西老雪鬢銀鬚厲聲叫罵一少年

女子滚地哀哭又有夫婦二老含淚勸女登車女寧死不從仲細看勸女之老面似熟認問之其人回首曰乃不見仲兄矣我因充當庫吏虧缺公項受刑不過因作無顔之舉將女賣與西客爲妾免公免罪今日接女過門女嫌其年老路遠不肯相從仲曰縱有難處之事原不應將女賣與此老也西老怒曰我之老買女爲妾價汝何干我爲此女身價媒值首飾衣裝已用銀

二百五十餘兩之多汝能全數還我我情願讓
汝何如仲笑曰此易事耳立即啓篋取銀三封
慫如西巷之數易回原契焚之又將剩銀五十
兩給女父曰女已長成即爲擇壻而配留此以
添嫁資可耳女父曰提女以免賤從恩難圖報
焉敢再領厚賜仲曰吾爲同道相憐非望報也
而是女仆地碰頭額已腫而不知仲安慰曰歎
女兒何必若此任別登堂而去抵家數日仲適

外出夫婦攜女來仲家其妻問之備述途中贖女之事舉家感激女更抃戴自以爲身乃仲贖卽仲之身也願終身事之故送之來仲妻亦愛憐之願留爲副室日暮仲歸詢知來意大駭曰我與某舊識也以同道故代贖女非豔其女也若敢爲助遂此心何可問乎令之往而女不從仲回顧妻曰我去矣此女不回我終不返也仲妻勸慰交加贈以什物囑其攜女而歸女勉强

而行途中慟哭不已母勸之曰彼不納汝非汝志恩當尋一乘龍以遂汝志使吾二人有所仰賴均得安焉女曰我身已繫非父母之身矣父笑曰汝垂耳銀墜非我打造與汝首女怒即力扯右耳墜墜落而耳已裂鬪擲於地曰請父收去適由急水橋過投水而死救之無及仲妻遣女去後書招仲回仲見書即起身而歸天已近暮信步趲行見途前有女形似代贖之女追之

不久將近家莊轉瞬不見仲甫入門聞房中呱呱之聲急進而問方知乃生男子仲喜甚次日抱而視之右耳垂有裂痕初不知女有扯環裂耳投河之事次日傳聞此信自疑思曰寧所生之子即某所贖之女投胎轉生於我家也友人因名曰報恩仲心時時惻惻遣人迎其父母養之於家以終其老至六歲啟蒙課讀敏慧異常年尚未冠名列膠庠未幾以選拔而出授汀南

縣尹仲亨封翁之福壽逾八旬而終古今來性之執而裂者莫如女而尤易結其心當其初嚮於人也惡其老而羞爲妾追仲贖其身又感其義而願作賤仲年四十韶華過大半矣非可愛之時也而女欲從之孟子曰出乎爾亦反乎爾似有近於此者而此女之心不然蓋見夫世之輕財重義者百無其一而仲能以偶然見之卽剖囊而全其身必厚而多福故願從之以終垂

老之志誰知仲堅不收惟有殉身以後托生於仲之家以紓國結之恥焉然仲以公門中人不恃勢不貪戀能以區區微賞慨然就夫大義亦罕有焉宜受子貴而享遐齡也

張燮理

張燮理安徽名庠生也倣席蔽門葵藿療飢剗籌暮筴求一日之飽而不得風聞乩仙最靈詣壇問終身事仙乃批曰目前之苦不爲苦且看

來年五月二十五銚期馬武雙救駕斯時之苦總是苦張曰寧復有若干今日者乎其巾言亦費解總之命難挽聽之而已至次年五月二十五日睢陽張公誕辰張公在唐時爲節度使鎮守長江盡忠抗敵身雖罹難而恩普于民沿江立廟崇祀千餘年如一日每臨誕日家家宰牲以薦處處演戲以慶男女禮拜者挨肩擦背張詣廟觀劇適見臺上扮演銚期馬武雙救駕張

驚愴適符乩言恐遺其禍急移步出廟而同過一巖牆牆倒壓死又粵東士人請乩仙問功名乩盤忽動批曰觀子之貌圓而又圓扁而又扁一團和氣可笑可憐士人曰所問非所答也仙亦不肯洩漏天機到時自知端的不必懸以臆斷至下場三日以前士人乘肩輿往拜友人路過演劇之所人擁難行而臺高底空行人俱由此來往有夫郎舁從臺底過去正演武劇跌打

興豪忽聞大震一聲臺氐坍塌戲子衣箱俱落于地與亦壓爛肩夫盡斃士人壓成肉餅又廣西宣化縣張明府已題陞百色司馬部覆未到問于乩仙批云定定定定還須定在在在終須在子月花飛催曉箭春去秋來人不在當是時擧謂不得升官內有一人曰官必升恐有禍至十一月部文回准升百色同知卸事交接張明府前有改盜作竊掩飾處分一案被控發覺即委

挨署明府查訊遷延未結而補授之員蒞任上綱認眞平盜加委鄰員同查得實不能狥庇參革治罪次年八月張明府遣戍伊犂此三事乩言一一應驗余常見世人恆議乩中多僞譔就假此斂錢者而言之可也若夫正心修身之子靜練以成者其誠可以感格神明仙必附焉觀此三人之事使余肅然起敬古云莫謂無神其信然歟

陰隲舉人

諸生周某東郡人也年將五旬家務付與子姪經理獨處臍樓惟用老僕供灑掃性躭於酒日非七八飲不快案上常陳樽酒飲雖無定而酒有數向者一樽可敷二月之飲忽一日一樽周曰吾嗜酒而飲不過量量亦不加胡樽空之速耶心疑有異乃於夜間假寐以竊視之三更時果一白鬚老人貌極古雅以口就樽而飲周笑

曰快哉飲也轉瞬不見周整衣舉酒澆檻而祝
曰某與翁雖有仙凡之隔而性好相同倘蒙不
棄聯杯酒之交周某幸甚端守至晨不復再至
次晚供以花酒而又不至隔夜恍惚會於夢中
又隔夜老人出邀飲於燈下談古論今相得甚
歡仙謂周曰君相雖非大貴亦不應以諸生終
焉今年加科君何不應秋闈我當代爲周旋以
報君嘉釀之賜周欣然從之臨期相約至省及

錄科前一日忽謂周曰來早入場時君覺衣襟
偏重處即我附君體而入萬勿驚懼至點名左
襟果覺偏重周照號而坐出題凝思搆想見卷
中次紙寸許取視之即此題之文蠅頭小楷筆
筆清真照錄而出榜發名綴第一總不見仙來
至頭場點名復覺衣襟偏重而心竊喜次午周
在號外淨手忽聞霹靂一聲而號房頂塌大半
稟官移號受驚後心悸神怯不能完場而歸亦

不假顧仙之下落矣是冬邑中修理文昌宫公
衆學校中數人爲首事周專司錢幣出入一日
有某匠攜捐銀拾兩來周兌而納諸櫃中是晚
有事歸家次日返而此銀失矣内有一人曰昨
宵無人至此銀從何失也衆人聞之各欲解疑
遍處搜尋忽於同事少年被中檢出少年頗有
忸怩周權之將銀還少年曰此非所失之銀也
輕重懸殊奇零各别我昨晚已入醉鄉或者夜來

納於櫃收諸懷中遺之于家亦未可知俟我歸
家尋之周又返家旋謂衆曰銀已有矣忘在舍
間牀上是酒後悞聽也後不復言偶一日獨行
郊外見仙人俟於路旁賀曰公來年定當中舉
人矣前之場坍號房者因我盤踞頂上神道知
之遣將驅逐縱身逃走故坍房頂也周問令科
何故得中對曰天榜已有名矣十兩頭換一舉
人尚不便宜耶周曰縱有此事奈我久荒何仙

日不離昔年揣摹誦讀何人之文對曰專摹王
守階仙曰汝將舊讀者於最喜之篇朝誦夕維
不拘何題仿其章法筆意熟能生巧何荒疎之
可慮也況天榜有名此所謂居易俟命非前次
行險徼幸矣周如其法而試以功是科果列鄉
魁後爲司鐸臨終聞仙引之羽化而去

陶木椿

山陽民謠云南城汪東城方巾間㨗一陶木椿

此謠何也三家皆淮安巨富方姓名彩援納府司馬園積黍米年為常業遇青黃不接時減價平糶故有長者之稱乾隆間改造花園夢衣縞素者四人來云有夙緣特過相依次日開掘魚池獲銀人四憶與夢符移寘庫內晨昏焚香虔奉二十年如一日忽銀人不見衆家疑竊司馬曰此非竊也焉有不竊奉大之銀而竊百鈞之人乎其來也有由其去也有因家將敗矣當修

德以復之司馬設有義渡四所募舟子四守汀以濟兒人厲揭一朝天方曙渡子見縞素者四人倩其引至方宅許謝青蚨三百遂領至方門入久不見給謝因問門丁訝其言之奇而告于長者司馬削隨手挈錢五百與之卽命開庫見四銀人仍在焉遂宰牲以薦是年業無不順至冬楷桿木樁多而賤有陶宦之後起意囤積以俟春時黃河水發昂價而售冀沽厚利商賈于

方不答陶亦不怒踰月適山東販柿餅者過溪
沿街肩售過方門歇肩呼售方之小孫見而取
其一客以手拂其面奪之兒哭撫是兒者怒而
斷擔撒餅扭而牽來足去司馬聞喧嚷聲出阻
門由責奴以解爭譊沽以息事容乃抱愆認過
怡顏而散陶聞之曰可乘此設計以假貧也私
串城隍廟祝賄將木皂隸抱回以繩懸于司馬
後園門首轉至大門急叩之見門役曰速請家

長出來有要件相告方猶未睡聞聲忙出陶郎攜方手同至後園啟門而見縊者曰此即山東客也月色朦朧不能辨是何人而身長衣黑似乎山東人形方胆戰心慌不敢近視陶曰威逼致死罪原不大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一經到官恐費不少乘此無人知覺消彌其事我歷受厚情願自負屍棄于黃河漂流滅跡如有人撞見我自擔罪斷不吐出宅上也方重託之約

關門候信陶急出門將木皂隸解下抱回返告于方方曰一路行走並未遇有一人是公之福也方雖暫安而日日探聽將近半月毫無影響心乃安設席酬陶謝五百金曰昔日所商預售木椿事有益無損可亟為之倘不敷再可商繼陶卽往鄉將各村稭桿木椿咸予豫定村民欲度殘年衆願落價陶思來春若果黃河決口吾不能禁官之不取必得假有勢者之名可耳乃假

南城之富而有勢者汪宅字號訂售次年黃河
未決計工程七萬有奇委員搆採料物到處皆
稱汪姓巳觜同明大憲云汪某豫定居奇高擡
時價大憲將大工令汪一人經理汪聞之驚惶
查知陶揑其名與之大角陶亦自悔不應然憲
令難違不得巳出名承認懇汪力保汪亦知事
不能巳而保之詎禍轉爲福水勢日緩不三月
而工成獲利數萬陶將方前贈之銀歸趙并說

假吊皂隸之事今成巨富致有陶木椿之稱吁人之發富也有自必居心公正天乃降之以澤今之人見利即茹茹之猶爲不足其肯依理而吐之者誰乎今陶以詭而取其財以理而完其本逆取順守此詐而不失其正也宜其亦成巨富而與汪方比肩而馳驅矣